

詩
說
考
略

詩說考畧卷九

海門成 俱左泉著

小雅

鹿鳴

史記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蔡邕琴操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

幽隱故彈絃風諫

按以鹿鳴爲刺詩蓋三家之說與以周南之關

睢爲刺詩一也孔子定詩正樂雅頌各得其所
何至以刺詩冠小雅之首哉且先王作此詩以
燕饗賓客推而用之諸侯之燕禮射禮又用之
鄉飲酒禮故大學始教必肄習之後漢紀明帝
十年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箎
和之以娛嘉賓其不爲刺詩可知呂元鈞謂陳
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理或然也蔡邕正
交論周德始衰頌聲旣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蓋

闕雎鹿鳴伐木諸篇漢儒皆以爲刺詩矣抱樸
子亦曰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

逸辭
補傳

次章言文武喜羣臣之有德令名昭著謂視今

民俗之不怵薄皆惟君子之是則是倣耳民之歸厚
由君子之表率我所以用旨酒燕之使遨遊同其燕
樂也

按鄭箋云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
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

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踰於禮
義是乃君子所法倣言其賢也孔氏正義云此
賓之德音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
則之於是倣倣之蓋皆以君子指凡在位者言
非謂嘉賓也如逸齋說則直指嘉賓次春秋公
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傳仲尼曰能補過
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倣孟僖子可則倣
已矣逸齋順文解義以與此合然君子雖有異

訓而於所謂則倣乎嘉賓者無異旨也歐陽公
以鄭箋爲曲說然其本義曰此嘉賓皆有令德
之音遠聞我待之厚禮所以示民遇此嘉賓不
薄之意使凡爲君子者當則倣我所爲常厚禮
有德者則非則倣乎嘉賓而直謂當則倣乎我
矣說亦近拘故說詩家多不取

皇皇者華

毛傳

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咨事之難易

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

鄭中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

按左傳穆叔曰皇皇者華君敎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諍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國語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詢度必
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
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
君况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此毛
傳鄒箋所本歐陽公謂毛鄭之失在用穆叔之
說爲箋傳故穿鑿泥滯於義不通然穆叔釋詩
必有所受非可輕訾李迂仲從歐陽本義謂左
傳引詩皆出於一時斷章未必盡合詩人之意

如皇矣之詩則以心能制義爲度德正應和爲
類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
長慶賞刑威曰君爲六德亦如皇皇者華內傳
以爲五善外傳以爲六德皆不可以解詩然皇
矣之訓亦必有所受也逸齋補傳云誼謀度詢
說者謂變文以叶韻北歐陽本義說然誼有聚議之意
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體量之意詢有究問之意
蓋以歐陽說爲不然也乃亦謂左氏內外傳自

相背戾不可據以釋經則韋昭國語注以爲字
誤改從左傳曰才當爲事事當爲難無固嫌於
背戾矣此呂氏詩記所以以毛詩爲經之本旨
也毛傳云每雖懷和也鄭箋云和當爲私衆行
夫旣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於事
將無所及亦皆本外傳爲說歐陽本義則云勉
其於事每思惟恐不及王氏謂每以無所及事
爲懷蘇氏謂每懷不及事之憂皆與本義說同

故後來說詩家多從之或曰毛末章傳云雖有
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前傳每雖懷和之義今
詠謀詢度之訓取毛鄭每懷之訓取歐陽不前
後相疑乎曰不然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即
訓爲和亦無所謂中鄭箋破和爲私而於後所
云中和者復申其義曰謂忠信是中和之義出
於周不出於每懷矣至鄭以懷爲私即改從歐
陽固於後章箋義不相妨碍也

蘇氏詩

集傳

皇皇者華以遣使臣四牡以勞其來以事言之當先遣後勞今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三常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勞遣故燕禮鄉飲酒歌焉意者以其聲爲先後歟

按孔氏正義云所以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苦於上所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見知則雖勞而不怨其事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

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爲先後也然遺與
勞一也何分輕重哉不若穎濱說爲有據矣李
迂仲又謂簡篇脫誤作詩不以先後之序歷引
三百篇內顛倒失次者爲例持論亦見明通

棠棣

逸詩
補傳

序詩者言閔管蔡之失道國語亦以爲周文公

之詩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然則此詩爲周公之
作無可疑者學者以魚麗序有文武以天保以上治

內之說遂疑此序管蔡失道之說又左氏載富辰之言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作是詩疑此詩作於周衰竊謂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燕樂兄弟如此而今乃爾故作是詩蓋閔之也天保以上之事皆文武治內之道或雖嘗燕兄弟未必有詩或自有詩周公取其意更潤色之然則謂文武燕兄弟於當時周公追詠其事於後猶今人詠古之類於理亦可信至如富辰之言杜預謂周公作之呂公歌之孔氏

正義辨之最詳其說以爲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
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
商云凡賦詩或造篇或誦古此之謂也周公作七月
蓋於成王之時誦公劉居豳之事亦此詩之類也

按朱子集傳云此詩蓋周公旣誅管蔡而作故
專以死喪急難鬪鬪之事爲言其志切其情哀
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鬪弓而射之
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此論所謂得聖人之心

矣唐太宗既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後生皇子
燕羣臣酒酣語羣臣曰妻子可再得兄弟不可
復得不覺泣然泣下太宗且然况周公乎至序
辨說謂與魚麗序相矛盾且據左傳富辰之言
而疑杜注爲非是則如孔氏正義范氏補傳所
云似亦可彌縫其闕矣

劉氏七
經小傳

常棣之四章曰兄弟閱於牆外禦其務每有
良朋烝也無戎案此詩八章七章合韻惟此戎字不

合韻疑戎當作戍戍亦禦也字既相類傳寫誤也

按左傳引外禦其務作外禦其侮吳才老改務爲蒙以從戎音朱子則以左傳侮字爲證謂烝也無戎與常武以修我戎戎字皆協音汝而以吳氏爲非熊氏經說因之謂古者戎汝同音劉氏改戎爲戍不思字有四聲未必二詩皆訛爲戎字愚意卽從劉氏改作戍取義亦復簡直

采薇

周學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書

紀四 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

被其苦詩人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

日戒玁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表懿

王時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采薇爲

懿王之詩矣史記匈奴傳詩譜序懿王始受譖享齊

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邳不尊賢正義謂變風之作齊

衛爲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

越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風則始於懿王○史
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戎
狄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
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
彭彭城彼朔方漢書匈奴傳則曰宣王興師將以征
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
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爲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
車爲襄王詩以出車爲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

詳

按序云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逸周書序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謀武以昭遠懷作武稱皇甫謐帝王世紀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伏

生尙書大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薇爲伐
昆夷而作則昆夷獫狁之難在文王時序說無
可疑者史記漢書何以舛錯若此嚴思菴云秦
火之後簡帙散佚經師習傳各有異同或如常
棣周公作詩召公歌之之類未可知然今不可
考矣

日知錄

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

見司

馬隨車而動如足之腓也

傳曰腓腓也箋曰當作在皆未是

步乘相

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此所以為節制之師也繻葛

之戰鄒原紿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

後伍伍乘彌縫卒不隨車遇闕即補斯已異矣

古時營陳

遇闕處仍以車補用禮車僕掌闕車之革注闕車所

川補闕之車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黨率游

闕四十乘注大鹵之師魏舒請毀車以為行五乘為

三伍

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丑人為伍分為三伍

為五乘以相

離兩于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專

言論未竟
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爲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爲謀遠矣

按朱子語錄問小人所腓傳腓猶比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案易咸傳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

之則腓爲隨足以動之物由後說觀之則腓爲
先是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
猶芘之云得之生民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爲
芘若施於此語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類
也答曰此非大義所繫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
去然版本已定只於補脫中說破可也又百卉
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也據此則
集傳雖兼取程子說而實不以爲然矣考之字

書腓脛臚也易之咸艮皆取象著其隨物以動也則以爲先足而動可以爲隨足而動亦可李迂仲從程子說謂此車乃君子所處小人則從而動也義最明白故亭林暢發其旨如此且鄭箋云腓當作比非謂腓猶比也嚴思菴謂鄭氏好改經文以就已說朱子因其改字卽爲字訓恐未安乃又從毛傳孔疏云腓辟也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倚以避患也則以腓爲避

難不知何據迂仲已非之矣

出車

嚴氏請按采薇序云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天子詩質疑紂也王文王也毛鄭於此詩以王與天子俱爲殷王非是朱子不主小序遂以王與天子俱指周王亦非也蘇氏曰王文王也南仲文王之屬紂得命文王而不得命南仲故王得爲文王而不得爲紂文王未王而稱王者追稱之詞此詩之作蓋非文王之世矣此

說與序最爲合

按朱子初說於采薇有曰文王既受命爲西伯
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
之此足見以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
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於出車有曰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
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則固與毛
鄭無異說矣序辨說乃又謂此非文王之詩詩

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然伐獫狁西戎
自是文王時事不得泛屬之周王也當以初說
從毛鄭者爲是嚴思菴曰王文王也從蕪氏說
亦仍以毛傳王謂殷王爲是逸齋補傳曰王商
王也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也此本孔氏正
義云爾與朱子初說正合蓋文王止敬之忱天
王聖明之戴於此可見若指文王究嫌窒礙而
解通至王氏謂軍旅之事仰得天俯得人然後

動此其所以或稱王或稱天子也則其說乖謬

不足辨矣

逸辭補傳

此詩專勞將率故歸功於南仲或疑宣王大雅

有南仲太祖之說遂謂南仲不知何時人而辨之者
謂周家仕者世祿如雲漢仍叔美宣王春秋有仍叔
之子來聘召旻凡伯刺幽王春秋有天王使凡伯來
聘節南山家父刺幽王春秋有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此皆周之世大夫也魯有三家晉有六卿皆子孫號

氏同稱然則南仲殆周之世大夫世卿與又古人姓名多同堯時有伯夷周亦有伯夷文王時有南宮适孔子時亦有南宮适春秋時晉有趙括六國時趙亦有趙括春秋時晉有士燮三國時吳亦有士燮皆南仲之類也可謂詞費矣殊不知宣王大雅乃命皇父耳謂南仲爲皇父之太祖非謂復有南仲也班固人物表文王之臣無南仲豈未嘗見毛詩耶宣王之臣有南中乃南宮中考之博古圖有王命南宮中者再

攷中之爲仲古字通用故班固以爲南中也

按宣王時南中爲南宮中逸齋之言是也然漢書匈奴傳以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爲宣王命將征伐之詩則安知人物表所謂南中者不卽以文王時之南仲當之歟

錢氏田間詩學

禦獫狁而伐西戎漢通西南夷以斷匈奴右

臂卽是法也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惟與西戎連和乃可以全力制北狄然非薄伐不能要其和也此詩專

爲制禦獫狁而以餘力伐西戎以孤獫狁之勢兵家之勝算也

按孔氏正義云采薇山車五言獫狁一言西戎獫狁大於西戎以獫狁爲主而畧於西戎也鄭氏本孟子以釋薄伐之義而據漢通西南夷以斷匈奴右臂爲例亦徵論古有識

白華之什

朱子集傳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

詩言
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次
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樂南陔
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
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前樂旣畢皆間歌
魚麗笙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
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
而皆爲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

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其失甚矣○魚麗以下篇次爲毛公所移而六月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尙仍儀禮次第獨以鄘譜誤分魚麗爲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

按毛公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以魚麗足成鹿鳴一什而南陔白華華黍附焉次以南有嘉魚至吉日爲一什序由庚崇邱由儀於南山有

臺之下而皆不在正數焉此與儀禮固皆不合
六月序魚麗之後次南陔次白華次華黍次由
庚次南有嘉魚次崇邱次南山有臺次由儀合
之儀禮則魚麗一篇爲失次嚴思菴謂孔子序
詩之次如此故始鹿鳴而終魚麗爲一什次則
南陔之什如六月序然究與儀禮不合當以朱
子集傳爲是蘇氏集傳以亡詩入正數首鹿鳴
之什次南陔之什似得之矣而魚麗由庚崇邱

篇第尙仍毛公之舊則非也詩之時世本不可
以前後爲據毛鄭升魚麗於南陔之上者特因
魚麗序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
云云移之以明其爲文武時詩耳愚意魚麗卽
爲文武時詩亦不必移之以亂儀禮笙歌間歌
之序故鹿鳴之什當從朱子終以南陔次以白
華之什爲是至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邱南山
有臺由儀六篇朱子以爲燕饗通用之樂不從

序說皆以儀禮爲據也嚴華谷曰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燕賢之樂歌故曰樂與賢樂得賢言以樂樂之也猶射義言騶虞者樂官備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蘋者樂不失職也皆以播之樂歌爲樂之也合序義與儀禮用爲樂歌之意併據射義疏通而證明之立論殊爲該洽可補朱子所未備

藝齋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澤及四海言其恩澤及於四海之諸侯也鄭氏泥於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四海遂以此詩爲四夷之長蓋此詩統言及天下之諸侯不必分別也

按序云澤及四海從迂仲說可也蓼蕭霽露正以興天子之澤耳朱子以爲臆說淺妄過矣

嚴氏詩緝

蓼蕭湛露彤弓皆天子諸侯燕饗之樂歌湛露

彤弓天子燕諸侯蓼蕭則諸侯答天子也

按鄭箋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
孔氏正義遠國既蒙王澤乃來朝見自言已既
得見君子之王者則我心輸寫盡今無復留恨
皆以君子指天子華谷以爲諸侯答天子從鄭
孔之說也朱子集傳云君子指諸侯諸侯朝於
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然下篇
清廟乃天子燕諸侯之詩此詩則諸侯頌美天
子也當從鄭孔爲是或謂諸侯答天子不應次

在太子燕諸侯之前則四牡勞使臣皇華遣使
臣勞何以在遣之前耶詩之篇次本不可拘也
下篇顯允君子豈第君子鄭孔亦皆指諸侯後
來說詩家多從之歟謂仍當指天子言逸齋補
傳云顯允天子明信之見於德者無有不善豈
第天子明樂易之見於儀者無有不善此詩人
形容天子之有德有儀如後世樂章必頌君德
是也說者以君子爲諸侯夫君子之名天子諸

侯固可通稱而蓼蕭湛露慨爲同時所用之樂章豈得前篇以君子稱天子後篇以君子稱諸侯况前篇旣以令德壽豈稱天子矣而後篇又以豈弟稱諸侯乎其說誠無以易之矣或又謂天子燕諸侯不應自爲頌美不知此乃燕時所歌之樂章原不必天子自作且天子與諸侯亦非儕輩酬答可同則設從朱子以蓼蕭爲燕諸侯之詩如壽域壽章萬福等語獨不嫌於自爲

頌美耶

湛露

歐陽本義據序止言天子燕諸侯而箋以二章爲燕同姓

三章爲燕庶姓卒章爲燕二主後者詩旣無文皆爲

衍說出詩有在宗載攷之言遂生穿鑿爾

箋云考成也夜飲之

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類之則止

按申公詩說以此篇爲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

亦由在宗載攷一語附會之耳毛傳云夜飲必

於宗室蓋路寢之屬燕禮膳宰具官饌於寢東
是也范氏祖禹曰主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
也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朱氏公遷曰露在
豐草則膏澤深飲在宗室則恩意厚合二家說
觀之其義自見

菁菁者莪

鄭箋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
士進士養之以漸至于官之○既見君子者官爵之

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

按文王之詩曰於樂辟雍是以辟雍爲可樂也僖公之詩曰思樂泮水是以泮水爲可樂也序云樂育材君能育材天下之人未有不以爲樂者故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歐陽公以鄭箋爲衍說過矣

陳鵬飛詩說

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

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

歟

按朱子集傳不用序說而以此燕飲賓客之
詩如陳氏說則亦可通兩義而一之矣

朱子初說亦從

序

六月

孔氏正義

首章傳云日月爲常周禮王建太常二章傳曰

出征以佐其爲天子是自於已之辭觀此則毛意此
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

臣處內言與似其留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
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殂伐追逐乃至太原如
肅意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與
孝友之臣處內也肅以鎬爲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
言宣王先歸或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
行也則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
後遣吉甫行也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其鄭
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

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肅
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王
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曰王奮
厥武王旅嘽嘽皆統於主師也又王曰還歸將士稱
主命而歸耳非親征也按田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
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帥從王而行則君統
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專歸美於下若王自親征飲
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獨多

受祉故鄭以此篇爲王不親行也常武言王旅客可
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復
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
既克之後事平理自當遣圖軍將所專制何常假稱
主命始遣師也以此知常武親征爲得其實孫毓亦
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

按周禮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故鄭箋以常
服爲韋弁服蓋軍事之常服以韞

赤韞熟皮爲弁

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軍中上下同服韎韐
左傳謂之均服此謂之常服初無異義其謂之
載者韋弁服戰時乃服未戰時則載之於車也
毛氏釋常爲太常因謂此詩爲王自征非是又
經云王于山征鄭箋云于曰也毛氏謂王自征
意蓋以經凡言于皆爲往耳

韓詩
章句

元戎大戎也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綬
輪馬被甲銜輓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

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

按毛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孔氏正義云夏殷周司馬法文也先正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蓋軍前曰啟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所謂選鋒也傳曰先良蓋以其良者先行卽所謂選鋒是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觀史記三王世家注所引韓詩章句文猶見古兵車之制焉至朱氏詩

解頤述先人之說謂比物四驪以其在後而殿
者言元戎十乘以其在前面而啟者言戎車旣安
以其中軍而言據此三語以爲前軍後軍中軍
之別恐未必然

日知錄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爲今

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

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云

而愚未敢

信也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涇陽所
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

陽縣并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
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
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
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卽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
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爾

唐書原州平涼郡治平高
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

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台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建
治平涼元和中三年又徙治臨涇大中三年收復關隴

歸治
平高計周人之禦獫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

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

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面國語宣王
料民於太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料
之於晉國也又後漢書賈捐之云秦地南不過閭越
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

漢武

帝始開朔方郡故秦但有隴西北地上郡而止若晉陽之太原則其外有雁門雲中九原不得言不過也

若書禹貢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春秋晉荀吳敗狄于
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洮漳大澤以處太原則是
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太原爲周之太原乎

司馬相如

上林賦布獲閭澤是夏太原阮藉東平賦長風
振厲蕭條太原高平日原蓋古人之通稱也

○

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也蓋始於穆王

之征犬戎六師西指無不率服於是遷戎於太原

七年

年以竇武之兵而爲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車屢征

至夷王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

千匹則是昔日所內徙者今爲寇而征之也宣王之

世雖號中興三十三年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

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十九年伐姜戎戰於

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料民於太原其與後漢西羌

之叛大畧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率師伐六濟之戎

王師敗逋

後漢書西羌傳並用此
以為周得中策蓋不考之言

於是關中

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間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結盟

而入寇

自遷戎至此一百七十六年周
語甲補西戎方強王室方驕

蓋宣王之世

其患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如晉之懷帝也戎之

所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壓弧之譴皆適會

其時者也然則宣王之功計亦不過唐之宣宗而局

人之美宜亦猶魯人之頌僖也事劣而文侈矣書不盡言是以論其世也

按焦獲鎬方涇陽太原皆在周之西北鎬方在涇陽外焦獲在鎬方外太原又在焦獲外劉向疏云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顏師古注云鎬非豐鎬之鎬故王肅謂卽鎬京王基駁之孔氏正義乃引郭璞爾雅注池陽之輒中以釋焦獲攷漢書池陽屬左馮翊而涇陽屬安定不應先至焦

獲乃至涇陽毛傳云焦獲周地接於獫狁者固
不必定指十數中之焦獲也孔氏拘于爾雅注
因謂鎬方雖在焦獲之下不必先焦獲乃侵鎬
方其實與地里不合王伯厚詩地攷引之殊失
訂正至以太原爲晉陽是寇從西來兵乃東出
詩地考亦沿朱子之誤賴亭林力爲辨正遂成
不刊之論其謂周世有戎患驪山之禍兆於穆
王之遷戎說本困學紀聞而特爲詳備但過信

竹書亦其一失然謂周人之美宜猶魯人之頌
僖事劣文侈持論殊不爲過毛公采芑傳曰言
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是亭
林固非紉說也孔氏因傳說而回護之李迂仲
遂謂厲王之時不能合諸侯之師故顯言宣王
師徒之盛以明前世之不然非毛公意矣

采芑

朱子集傳

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

三、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
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

按鄒箋云宣王承亂葵卒盡起孔氏謂兼起鄉
遂公邑之兵蘇氏因謂蠻荆強盛不得不爾王
氏則又謂會諸侯之師不特鄉遂之兵皆以辭
害意者也自古軍無實稱唯集傳之說得之

車攻

毛傳 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裼纒旃以

爲門設纒質以爲樵間容握驅而入盤則不得入左
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
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
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
古之道也

孔氏正義

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常駕
此車馬我將乘之而往狩言旣會諸侯又與之田也

按鄭箋云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與毛傳

異孔氏正義釋其所以異之意云敖地名則甫
草亦是地名不宜爲大故朱子集傳直云甫草

甫田也然毛謂芟草爲防或舍其中正合周禮
芟舍之法李迂仲曰鄭氏以圃爲甫固非其字

又以甫草爲甫田之草其說爲迂當從毛氏說
或謂竹書宣王九年王會諸侯於東都遂狩於
甫甫固地名且韓詩甫草作圃草則併不必以
字異爲疑不知竹書本不足徵信韓雖以甫爲

圃而後漢書注引薛君章句云圃博也有博大
之茂草也仍與毛傳同義蓋毛傳與穀梁艾蘭
爲防數語畧同自是田之制宜如此且下云搏
獸于敖此云行狩于圃兩地並出當不然矣

吉日

惠氏九經古義

既伯既禱說文引云既禱既禡云禱牲馬祭

也周禮大司馬云有司表貉先鄭云貉讀爲禡禡謂
師祭也又何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

書亦或爲禡後鄭肆師注云貉讀爲十百之百蓋貉
讀爲禡又讀爲百百卽伯也字異而音義皆同句祝
又云禡牲禡馬杜子春云禡禱也詩云既伯既禱後
鄭云禡讀如伏誅之誅今休大字棟案尙書無逸曰
講張爲幻馬融本作轉爾雅及詩又作併毛傳併
併張也楊
雄閼三老箴云負乘覆餗姦寇侏張李善曰轉與侏
古字通然則禡併禱侏四字皆音同

按司馬法武軍三年不興則偃伯靈臺蓋古者

兵祭必立表爲位兵不出則偃之伯者表也史
記周紀武王上祭於畢又曰百夫荷畢旗以先
驅索隱曰畢星主兵晉天文志以昴畢爲旗頭
畢畢前驅之象則所謂表祭者畢星是也鄭康
成據漢制以解周官謂表貉爲祭黃帝蚩尤誤
矣漢之貉祭黃帝周之貉祭畢星皆植畢旄以
爲位而祭之表貉連義卽此所謂伯也爾雅釋
是類是禡曰師祭旣伯旣禡曰馬祭蓋以禡爲

師祭禱爲馬祭也說文禱字注云馬祭也引詩
既禱爲證杜子春句祝注云禱禱也爲馬禱無
疾引爾雅既禱爲證則禱爲馬祭而禱非馬祭
明矣毛公誤認爾雅馬祭爲釋上伯字遂以伯
爲馬祖應劭漢書外戚傳注禱者馬也馬者兵
之先故祭其先神直沿毛傳之誤爾孔氏正義
至附會其說云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且歷
引天駟房星房爲龍馬龍爲天馬之文以釋之

說之誤矣注此詩當云伯同禘師祭也禘同禘
馬祭也惠氏既本古義辨正之余故爲引伸其
說如此

漢書翼奉曰南方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喜行寬大
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
庚午

按漢儒說經往往雜以識緯故李迂仲謂翼奉
之說既迂且陋遂使詩人之意寢失然必有所

傳未可輕黻也惠定字因其說而推之據穆天子傳吉日戊午吉日辛酉以爲王者吉午酉之證亦見該洽

庭燎

李黃集解李迂仲曰孔子曰君昧爽夙興而正其衣冠平

旦視朝視朝必在平旦之時也未旦之時而朝其志可謂勤矣然不可以爲常也晉靈公將使鍼魇殺趙盾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魇退而

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夫盛服而朝雖早不失爲恭敬之主則於未央之時而設庭燎亦不害其爲勤也何者蓋猶愈於日晏視朝也然常人之情多銳於始而怠於終走者之疾不二里而止行者之遲千里而不止其進銳者其退速此常人所不能免也今宣王不能用視朝之常禮銳意太過而其終必不能守常而將怠矣然則君子之所行當以守常爲貴

按序云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迂仲發押箴

之之義可云明暢其後夜卧晏起至賢后脫簪
待罪詩人之言信於著蔡矣傳曰官箴王闕謂
各因其所居之官而獻箴董氏以此詩爲司烜
之屬所作甚是不識申公僞說何所據而謂六
月采芑車攻吉日及此篇皆史攷作也鄭箋則
云王不正難人之職而問夜早晚故詩人箴之

鶴鳴

王光
論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

聞于天以喻君子進德窮辭名猶達朝廷也

按序云鶴鳴誨宣王也逸齋補傳曰鶴鳴其師
傳之作歟他人之言不當直謂之誨也又曰詩
人寓意甚微故諸儒不勝其異說惟毛氏謂舉
賢用滯可以治其國鄭氏謂教王求賢人未仕
者毛鄭在衆說之先必有師承取毛鄭之說斷
一篇之大義殆無餘蘊今觀論衡所云則求賢
之義益有徵矣

祈父

逸詩 宣王卽位二相輔之有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

復歸宗周至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說者謂

至是始衰是詩爲刺宣王首篇乃爪牙之士怨司馬

軍政之不修致我於憂恤夫以宿衛之士而從政役

使不得養其父母豈非王政之闕歟 二相卽周公召公謂之其相者

是也共和之政凡十有四年召公人皆知爲召公

虎屬則公不著其名或謂史記周宣王時有奭穆仲
韋昭曰穆仲仲山甫之謚周語稱奭仲甫諫宣王韋
昭曰食采於奭是周公卽仲山甫也仲者類姓之次

子也山甫其字也穆者其謚也美者其封邑也漢杜欽乃爲仲山甫爲異姓之臣彼蓋以仲爲姓不知仲爲次子之說也二公皆諡曰穆亦共和之意山甫豈後常封于樊轅

按詩序庭燎曰箴汙水曰規鶴鳴曰誨卽繼以祈父之刺蓋宣王之志荒矣太子晉諫靈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以宜與厲幽並列則自祈父以下四篇之爲刺宣王固不爲過毛傳云宣王之末司馬職廢荒戎爲敗王氏困學紀聞云按通鑑外紀三十三年

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
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
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于于恤蓋謂此
四役也逸齋從鄭箋故但據戰于千畝爲說其
以爪牙爲宿衛之士亦從鄭說也至謂共和之
周公爲仲山甫考據更爲詳確權德輿集云魯
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

朱氏詩
解題

先主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

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使王而自棄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而棄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無以爲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其取敗也宜哉

按鄭箋云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汝何移我於憂

使我無所止居乎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
於王之爪牙之士孔氏正義云爲王閑守乃虎
賁之屬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虎賁之徒既爲宿
衛則司右之徒亦爲宿衛矣後之說詩者多從
之蓋謂征討當用六軍宿衛自有職守而轉移
用之是使人不當也朱子集傳則以予爲六軍
之士而以鄭孔司右虎賁之說附之蓋不從其
說也語類云鄉遂之民以衛王畿比有征討止

用邱甸之民其意以爲天子六軍出自鄉遂今
征討不用邱甸之民而用鄉遂之六軍故軍士
以爲怨然謂征討止用邱甸於經無據不如朱
氏詩解國所云徵諸侯之師者得之章氏山堂
考索云司馬法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命師於
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以牙璋發之畿兵
不出其說亦可互證也王風揚之水云不與我
戍申蓋指諸侯而言此云胡轉子于恤語意正

相似詩解頤亦本朱子揚之水總論

斯干

漢書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
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
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按蘇氏集傳曰厲王之世亂宮室敗壞宣王謀
所以續其先祖先妣者築爲宮廟則是改更而
作新之也與劉向說不合楊子雲曰詩咏宣王

由儉改奢古文苑注下堯上簞乃安斯寢皆儉
約之制張平子亦曰改奢卽儉則合美於斯于
蓋宋以前儒者多從劉向說也

鄭似續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
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

孔氏正義周禮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

已地也謂旣在已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
室故云謂已成其宮廟也知妣是先妣姜嫄者特牲

少牢祭祀之禮皆以其妃配夫而食無特立妣之廟者春官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妣先於祖則周之先妣有不繫於夫而特立廟矣閼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爲周之王業則周之先妣特立廟者惟姜嫄耳此妣文亦在祖上故知是姜嫄也先祖不斥號謚則后稷文武親廟亦在其中按毛傳不言廟王肅云宣王修先祖宮室儉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攷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

故歐陽公本義亦以鄒箋爲衍說然君子將營
宮室宗廟爲先豈有築室而不修廟之理特作
者未明言及耳鄭氏兼作廟言故以如跋斯翼
章爲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蓋王所尊
唯宗廟躋者升下登上之辭不必疑也但以似
爲巳午之巳嫌近堪輿家言於義未安

周學
紀問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
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爲幽王斯干之祥

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爲尹氏太師蹇父之後爲蹇維趣馬申伯之後爲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續周安得不替乎

按此詩可云善頌善禱矣然所謂宜君宜王室家君王者固幽王也不與熊羆之祥乃懼龍漦之禍頌禱果有益哉

詩說卷九終